



# 到底什么是“后左派”无政府主义 (并回顾人们所知道的左派)

沙织

沙织

到底什么是“后左派”无政府主义（并回顾人们所知道的左派）

[https://mp.weixin.qq.com/s/\\_j4zJx\\_T5-ezJSPQZb4LKA?\\_\\_biz=MzA5MDUxNDQwNA](https://mp.weixin.qq.com/s/_j4zJx_T5-ezJSPQZb4LKA?__biz=MzA5MDUxNDQwNA)

**nightfall.buzz**

# 目录

SO, WHAT THE HELL IS POST-LEFT ANAR-  
CHISM ANYWAY?

3

我最喜欢的一个古板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来自鲁道夫·洛克，后者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之父，碰巧也是一个没有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曾经非常睿智地宣称：“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相信这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相信没有最终的解决方案。”

嗯，我想你可以说我不是一个后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相信拒绝左派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我是一个后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相信左派的真正遗产在于一个有一百万个最终解决方案的世界。挑 12 个，把爱传递出去。

社会和现代进步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更深刻的批评的，这些批评是由经常被忽视的左翼思想家，如威廉·莫里斯、艾玛·戈曼、约翰·阿非利加和情境主义国际提出的，同时也敢于在米歇尔·福柯、穆雷·罗斯巴德、马尔科姆·艾克斯和泰德·卡钦斯基等完全超出传统左翼教条的挑衅者的影响下扩展这些思想。

但最重要的是，它将极左派对权力动力学的批判扩展到每一个使一个阶级成为另一个阶级的主人的机构。这意味着要面对精神病学对我们这些被认为精神失常的人的暴政。这意味着要面对老师对学生的专制和医生对病人的专制。这意味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机构并不比监狱或警察更可取。

这意味着要对所有的阶级划分负责，包括那些由税法和福利国家造成的阶级划分，不管这是否符合地狱左派主义，或者不管地狱左派主义已经变成了什么。是的，这意味着用花哨的面部彩绘砸电脑，因为戏剧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武器，而文明是富人的武器。

这就是后左派对我的意义。这不是对左派的拒绝，而是对左派意义的重新评估，这意味着不仅愿意面对老派左派的胡说八道，而且愿意从它的胜利中学习。

选择全盘拒绝左派的后左派无政府主义者这样做是对我们自己不利的，因为左派仍然有很多人们似乎都忘记了的东西是可教的，也许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方面的团结和交叉性，包括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愿意支持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者，顿巴斯的东正教传统主义者，新几内亚的反现代部落主义者，甚至菲律宾的毛派。

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强烈地认为，在粉碎现代民族国家暴政的斗争中，panarchy 是后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可以使用的最有力的策略。完全拒绝传统的财产主义治理模式，支持成千上万个（如果不是数百万的话）没有边界的完全自愿的政府，允许一群脾气暴躁的Bookchinites 在他那群野蛮的酷儿勒德分子所在的社区里运作一个繁忙的社会服务体系，只要双方都不试图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将他们的体系强加给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成员。

我相信这是一条出路，是这个反乌托邦时代当前世界末日噩梦的逃生口，甚至不需要大屠杀就能实现。这场革命可能很简单，就像一百万个社区变得自给自足，并集体离开一个严重污染的社会一样。

## SO, WHAT THE HELL IS POST-LEFT ANARCHISM ANYWAY?

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名投掷炸弹的、彻头彻尾的激进左翼分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乐意为这个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可能是因为这个事业曾经真正救了我的命。**我在一个非常小的、精神上受到虐待的社区里长大，我没有太多的生活目标，但至少在我的理解中，极左派给了我奋斗的东西。**

在一个极度不安全的环境中，我被制度威权主义所包围，在一个我认识的每个人和接触的每个机构都严格由同一个教会管理的地方，在该地对我的性骚扰的监督中，正是对赫伯特·马尔库塞、诺姆·乔姆斯基、伊万·伊利奇、雅克·埃吕尔和弗朗茨·法农等打破常规的人物的分析，让我不仅能够理解存在的残酷，而且能够去克服。

这些价值观在我接触早期朋克摇滚和 60 年代反主流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解，这些文化是通过我母亲的地下室古董服装店里发霉的旧杂志这一不太可能的媒介吸收的。《时代》和《生活》杂志可能有意让这些文章妖魔化别人的青年文化，但我被它们关于黑豹党（Black Panthers）和性手枪（Sex Pistols）的故事震惊了。

无畏的堕落者是与高尚的道德礼仪文化针锋相对的，这种文化把我可怕的身体交给了一对恋童的牧师——

牧师用揉成一团的圣经

来堵住我的尖叫。这些人都是些瘾君子 and 少年犯，拿着猎枪和扫射枪，向地球上最伟大的帝国开枪，当这些野兽咆哮着回来时，他们会站在城墙上大喊“去你的”。

这是我所知道的左派。一个存在，就像我迷人的性别认同，在其他地方，在边缘。致力于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战线上与威权主义力量直接战斗，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我完全致力于自由意志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但最近我开始相信，要么左派已经改变，要么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理解这场运动。

在这个时代，大西洋主义的战争机器正在多个战场上起诉核屠杀，监狱国家正在把爪子伸进每个携带智能手机的口袋，大多数自称左派的人似乎更专注于对 19 世纪教条的琐碎细节吹毛求疵，也

就是说，当他们不忙于在大学文化优越感的演讲台上发出美德信号时，在不忙于把地图上任何一个受到特朗普主义毒害的地方贴上不可救药的法西斯主义的标签时。

与此同时，即使是自称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似乎也急于与任何大政府解决方案搞到一起，让他们在院子里与可爱的嬉皮女孩相处。当然，只要让联邦政府不受限制地进入每一所学校、医院和计算机实验室，只要他们承诺对无产阶级免费，因为那是左派，对吧？不是打碎上层阶级统治的制度，而是给他们更大的锤子，以换取有条件的免费津贴。

也许吧。也许不是。但在这种环境下，我不能再毫不畏缩地称自己为左派，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我越来越多地将自己定位为后左派。但后左派无政府主义到底是什么？根据一些典型的杰出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如默里·布克钦和乔姆斯基的说法，这都是“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罢了，一群 Y 乱的酷儿和卢梭的卢德分子扮演卢梭，通过砸电脑来获得他们“高贵的野蛮人”的称呼。

一种不那么爱发牢骚的解释将是回归非宗派的 19 世纪风格的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曾经被称为没有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只是更新了对现代无政府主义与传统左翼政治的问题关系的批评。但如果你问我个人的话，我更愿意提到我的老导师约翰尼·罗特，至少在他出卖公司之前。

当“性手枪”（Sex Pistols）仅仅是对他们曾经代表的反偶像主义的肤浅模仿时，曾被称为“烂约翰尼”（Johnny Rotten）的艺术家约翰·莱登（John Lydon）并没有放弃朋克摇滚，而是去康沃尔（Cornwall）卖露台家具。他成立了 Public Image Ltd，并帮着用后朋克重新发明了朋克摇滚。后朋克是一种寻求复兴朋克的亚类型，不仅通过回顾其创始人的表演，如 Stooges 和 Velvet Underground，而且通过在一些完全存在于该类型之外的吵闹的麻烦制造者（如 Yoko Ono, Alice Coltrane 和 Captain Beefheart）的帮助下扩大其革命潜力。

结果是朋克摇滚回归了其前卫的根源，同时也鼓励像亨利·罗林斯和伊恩·麦凯这样的孩子在他们父母的车库里建立自己的革命。

对我来说，这才是后左翼无政府主义的真正含义。这并不是对左翼主义的全盘拒绝，而是试图在其原始愿景的基础上，跳出已经日益过时的左右范式的生锈的锁箱进行思考。它是关于把回归主流